

李挺奮 著

藝海弄潮

6. 7-53

3910

L

廣東旅遊出版社

文学评论集

艺海弄潮

李挺奋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9年·广州

加印八分

李挺奋

武陵先生指正

责任编辑：赵志彬

责任技编：马 新

艺 海 弄 潮

李挺奋 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印张 5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80册

ISBN 7—80521—115—2/I·47

定价：3.50元



作者簡介

李挺奮，37歲，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
就讀於中國作家協會魯
迅文學院。著有詩集《
藍色的眷戀》（海南人
民出版社）、《綠色的
遐想》（南京出版社）、
《李挺奮詩選》（香港
商務出版社）、中篇小
說集《藍旋風》（花城
出版社）。現為《海南
開發報》社長兼總編輯、
海南省文聯秘書長。

如夢
詩
集

06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年作家李挺奋的一本文学评论集，分为《潮汛新语》、《艺海荡舟》、《浅滩赏贝》三辑。作者从一个作家切实的创作体会出发来看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集子在轻松舒缓的议论中，透露出一些对于文学的自觉的探索精神和较强烈的现代意识。

弄潮于文学之海

——李挺奋《艺海弄潮》序

陈剑晖

李挺奋请我为他的文艺评论集《艺海弄潮》作序，作为相交多年的朋友，我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于是也就欣然答应了。

我与挺奋君相识，还是在8年前。那时，海南岛成立作家协会，我从琼中县牙挽山沟里来到海口，报到时，看到一个长相斯文、风度翩翩，身着合体的咖啡色西装的人，忙得飞飞，当时也不敢多打扰他，过后一打听，才知这个人叫李挺奋，刚从部队转业来文联。再后来，想不到我们竟成了朋友，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交往多了，对挺奋了解自然也就越多。他不但外表长得斯斯文文和和气气，为人也是极善良极重朋友感情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和小东、晓剑、朱海等朋友都很喜欢与他交往聊天。

挺奋君是个“不显山不显水”的角色。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但是熟悉他的朋友都了解他其实有着

一颗极不安份的灵魂。他对生活和文学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钟情于诗又对小说“暗送秋波”；热爱散文又忘情于评论。于是，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他接二连三推出了诗集《蓝色的眷恋》、《绿色的遐想》、《李挺奋诗选》和中篇小说集《蓝旋风》；而今，他又推出了文艺评论集《艺海弄潮》。的确，与我们这些只捧着评论这碗饭吃的人相比，挺奋君显得潇洒多了，自由多了。他当之无愧是文学海里的弄潮儿。

说到弄潮儿，我不能不想起挺奋的第一本诗集《蓝色的眷恋》。在这本诗集的自序里，挺奋君这样写道：“我实在太爱海了。我的童年是在海风的熏次下度过，我青春的脚步（包括军旅生涯）在海岸线上留下踪印；我的思想是在海的颠簸中早熟，我的诗是在海的启迪下长进……。”挺奋生长在海边，由是他爱海，爱写带有哲理意味的诗。因为爱海，爱写哲理诗，遂有了这本《艺海弄潮》。这本集子分为三辑，每辑的名字也起得相当别致：“潮汛新语”，“艺海荡舟”，“浅滩赏贝”，从中，你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点海的韵味，一种潮汐的骚动吗？

不消说，收进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大都是作者读书和写作中的体会，只能算是文艺随笔。但随笔自有随笔的魅力。它没有大波大浪，没有故作高深的

学问，更没有惊世骇俗的议论。它只是自自然然，朴朴素素地表达着作者的所想所感，抒发着作者的所爱所憎。但它给予读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的启发，有时比那些正儿八经的“理论文章”要大得多。我认为，这就很好而且也就够了。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遵循灵魂的驱使，按照自己的性灵气质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写作，我想这于社会于自己也许会更有益处。

有了上面的一点小小想法，再来读挺奋君的这些文章，自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和实在感。我不敢说他取得了如何辉煌的成就，也不敢说集子中的文章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我不得不承认：挺奋的确占有自己的一方地盘，他是拥有自己的优势的。他的文章都写得很短，口子开得也不大，但都谈得很具体。都有自己对文学对生活的一些想法。比如《一片叶子打扮不出一个春天》，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谈到文学流派的争峰竞秀，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一只笛子吹不出一个春天，春天的旋律应是百鸟啁啾的热闹而和谐的交响；一片绿叶打扮不出一个春天，我们理想中的春天，我们努力创造着的春天，应该是万紫千红！”这是对文学的哲理思索，也是诗人的形象化语言。这个集子中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血肉之躯，灵气之物》、《愁极本凭诗遣兴》、《关于“无技巧”》、《慧眼

独具，神思独游》等篇，也大抵如此。它们都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着眼，而后谈到文学创作的某些共性或规律，其间也穿插进作者本人的创作体会和经验。显然，这样的文章，只有既懂得文学创作，同时对文学理论有一定研究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尽管它们本身尚构不成体系，也没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却自有其意义和价值在。

也许是书名与写法的接近，由挺奋的这本《艺海弄潮》，我想到了秦牧的《艺海拾贝》。我之所以做这样的联想，只是想说明：文艺随笔或杂感作为文学评论的一支，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从来就拥有广大的读者，所以它理应在文学评论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时下，当文坛充斥着大量脱离创作实际的抽象宏论，当不少的理论文章几乎变成了智力游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些理论联系创作，自然朴实，言之有物，读者爱读，且读后能抓住要领，有所收获的“随笔式”文章。

所以，尽管从评论的角度看，我认为《艺海弄潮》还写得过于拘谨，有的文章显得过于单薄，有的则新意不足……尽管如此，我还是拉拉杂杂说了一大通话。这除了出于朋友的义务外，自然也包含着对挺奋的努力和追求，对他的为人和为文的珍视与赞许。

所以，当读罢《艺海弄潮》，并准备提笔写点

什么时，我就想起三年前我和挺奋、小东、张振金、张跃虎、邢植朝，还有冯秀梅大姐等人同游建华山的情景，想起那里的椰林、沙滩、贝壳和挺奋君搏击海浪的雄姿。尽管这一切于今想来是那样遥远，尽管当了报纸总编辑的挺奋君已没有太多的时间到文学的海里弄潮，但我相信有朝一日，挺奋君还是会回到文学的海里来的。他毕竟是海的儿子，他注定了永远离不开海。

1989年4月9日急就于海南师院

目 录

弄潮于文学之海（序）·····	陈剑晖（1）
-----------------	--------

第一辑 潮 汛 新 语

一片叶子打扮不出一个春天 ——文学流派多元化杂谈·····	（3）
横看成岭侧成峰 ——小说题材的立体性·····	（7）
血肉之躯，灵气之物 ——小说人物性格的立体性·····	（10）
目标——未开垦的处女地 ——谈文学创作中的开发意识·····	（14）
愁极本凭诗遣兴 ——谈文学创作中的忧患意识·····	（18）
超前意识与先锋文学·····	（22）
人生体验与生命哲学·····	（26）
“人”字的觉醒·····	（30）

“纵横”之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34）

第二辑 艺海荡舟

关于“无技巧”……（45）

“无人态”与“入迷”……（50）

从“未定稿”说到“一字之师”……（54）

模仿与抄袭……（58）

灵感与顿悟……（61）

人生之雾与理性之光……（66）

慧眼独具，神思独游

——谈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70）

居高临下，激扬文字

——关于文学批评的导向功能……（74）

第三辑 浅滩赏贝

海与诗与我

——诗集《蓝色的眷恋》自序……（79）

山情与海趣

——诗集《绿色的遐想》自跋……（83）

寻诗觅理在天涯

——序蔡明康诗词集《天涯吟草》……（87）

情感的潜流与形象思维

——读艾青《忆白石老人》…………… (90)

社会责任感与情绪的激动

——读茅盾《海南杂忆》…………… (96)

理性之美

——读李泽厚《海南两记》…………… (101)

尺幅写宏图，童心诉豪情

——秦似的散文诗《幼林》赏析…… (104)

信手拈来，挥洒自如

——读周桀组诗《管弦篇》……………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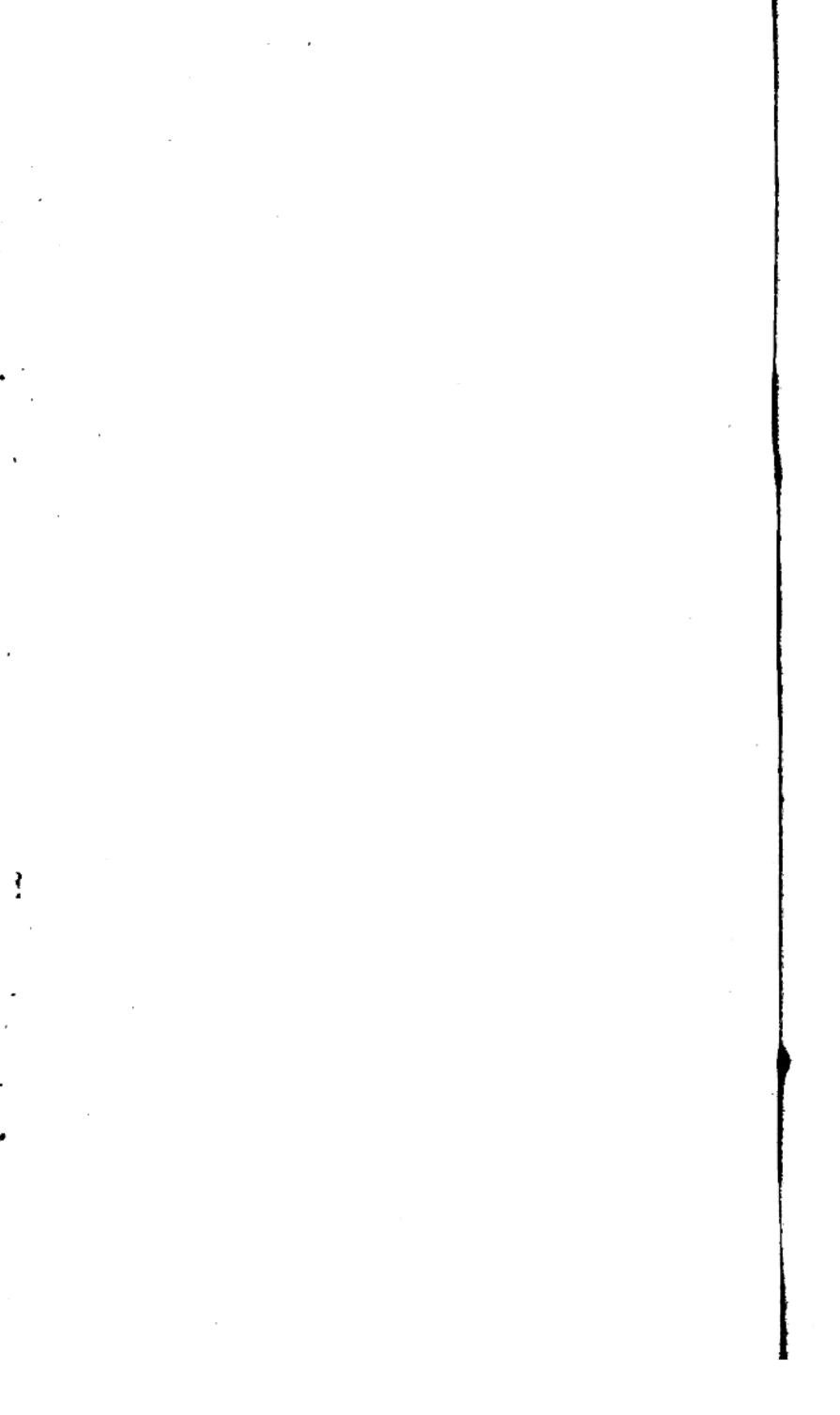
《皮影戏》的造境艺术

——读王润华组诗《皮影戏》…………… (110)

后记……………作者 (112)

第一輯

潮 汛 新 語



一片叶子打扮不出一个春天

——文学流派多元化杂谈

要现实主义，还是要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僵化了，应由现代主义取而代之？现代主义是颓废思潮的产物，应拒之于门外吗？现实主义才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正宗的唯一的传统吗？中国文学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全面移植现代主义吗？……

我国文学界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的不断升级的论战（更多的是“现实主义”对“现代派”的责难），现在看来实乃无谓的论争。用王蒙的话说，这是一场——“低水平的论争”。

我认为这场论争所以是“低水平”的，是因为论战双方都没有站在较高的层次上，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对时代的需求和趋势作宏观的、实事求是的考察；而是站在低层次上，带着某种既定的倾向和概念，甚至带着偏见和固执，互相进行贬低和排斥。这就未免使讨论走向狭隘、偏颇和偏激，变成永远得不出正确答案的一道演算。

我也曾在 这场讨论中 写过一篇短文。文中就

“崛起论者”对现实主义的否定进行了一些反驳，这无疑是对的；但同时又对“崛起论者”的现代主义主张表现了否定和嘲讽的态度，这无疑也是偏颇的，也可归属于“低水平”的发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谁也无需排斥谁，谁也别指望能代替谁。如同宇宙中众多星座各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一样，各种文学流派都有着各自存在的时代要求和认识价值，都有着各自的美学追求和艺术价值，都有着各自的作家群落和读者基础。一句话，都有着各自存在的理由。

其实，我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也并非只有一个现实主义。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几种流派同时并存的局面。有以茅盾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此外还有“新感觉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甚至还有“京派”、“海派”……那种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传统的说法，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片面的简单化。这种片面的简单化以及“左”的思潮，导致了当代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尤其是在十年“文革”中，在强制性套用“样板戏”模式之后，文学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现在，有些文艺理论家正从不同角度研究各种